

散文

周口文学馆印象

虞门

“在曲径通幽的铁路公园里,新改建了一座周口文学馆,我觉得你可能会把那里当成家。”

我去过一些文艺改造的地方,北京798园区、上海1862剧场等。把原先工业厂房进行艺术改造,这种行为及结果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。

你轻而易举便能想象到,在朴实寻常的色调里,一页页纸张,经由油墨印刷被赋予了一些神圣的意义。

息,有科普知识,有标语口号,有小说诗歌,有乐谱油画……

无论有意或无心,三十年后,在这个曾经四处飘散着墨香、被油墨浸染透的地方,一份周口文学馆被立体“打印”出来。

我认为,假使有文学之死,那将不不仅是文学不再前进,还有文学的遗忘与不再挖掘。

小学时,数学老师教过我们,数线段时要按照从前往后的顺序逐个数,这样才不会遗漏任何一个。

与遗漏,这对于包括周口文学馆在内的所有文学来说,都是致命的。周口文学馆建起了四面墙,并留下一扇扇奇妙之门。

你能明确看到感受到:一直以来,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,文学在此扎根,

吸取了大地的精华,一直在长,长得又高又壮,直冲云霄。

进入文学馆,如果你足够仔细,那么在进门后的右手边,你会发现一根柱子上紧紧实实贴着一个“上了岁数”的红联子。

周口文学馆是所有文学爱好者的家,这里所见的一切都是不朽的文学灵魂。你站在这里,墙上的文字画像与你对视,即使隔着百年千年,你也知道,这里萦绕的就是周口的文学气象,不朽的万木春。

春到涡河 林建华 艰难熬过严冬故步不得出的寂寞,终于不再忍受冬日旷野枯黄的单调,在仲春时节一个晴朗的上午,信步来到涡河湿地公园。

作品欣赏 濠澳渔村观苍鹭 梅永存 摄

随笔 家有小猫 陈文 家里来了一只小猫,它是闺女几番商量无果的私自定夺。刚来时,它满月不久,瘦瘦弱弱的,眯着小眼,卧在猫窝里奶声奶气地叫。

咏春 胡天喜 因疫情防控,我已快半个月未下楼,实在憋不住,昨天偷偷溜了出来,突然发现小区里小鸟多了起来,再细看绿化带旁边的树枝已经发青。

立夏书 尚纯江 这一天的前夜 我在梦里听到了一阵阵阵声 村里的那一口池塘 水面清清 岸柳青青

